



宋代文人意趣与 工艺美术关系

苏 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代文人意趣与 工艺美术关系

苏 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关系 / 苏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61-7391-6

I. ①宋… II. ①苏… III. ①工艺美术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J509.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14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代意趣凝千秋典雅

张朋川

有意趣的时代会留下念想，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趣是由这个时代的精英引领。时代的精英尚武，会出现投笔从戎；时代的精英尚文，在田舍中也会传来吟诗声，宋朝就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尚文的时代，宋代的精英是尚文的。宋朝政府是历来从未有过的文官政府，因此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文人的地位以宋代为高，舞文弄墨的皇帝也数宋代多。历朝官员以宋代官员的文化素质最可称道。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五个，其中有四个在朝中做官，王安石官至宰相，死后谥号为“文”，欧阳修与苏轼死后都谥为“文忠”，苏辙和曾巩死后都谥为“文定”，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谥号为“文正”。官位不显的黄庭坚、米芾等人，也以文艺为时人所推重。宋代的审美意趣是由文人引领，宋代文人的高端是士大夫，士大夫是指做官而又有名望的文人，士大夫在社会上声望很高，不仅在友人圈中互相以诗、书、画交往，而且以鉴藏文玩为乐事，还著述鉴赏的心得，并且传抄四方。他们倡导的清赏风尚，扩散和影响到范围更大的文人群体中，形成有广泛共识的审美趣味。宋士大夫尽管有着不同的政见，多以收藏和鉴赏为乐事。

宋代宗室子赵希鹄在《洞天清录》自序中写道：“……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人鲜知之，良可悲也。”宋代士大夫以鉴赏和

收藏为乐趣，也成为调适自己心境的怡情之寓。

士大夫的鉴藏首以文房用具为主，书画所用的笔、墨、纸、砚为的首选。其中以苏东坡对文玩的鉴藏精深而独到，他收藏佳墨达数百挺之多，自谓：“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取不已，不近愚耶？”并且苏东坡在文人圈中与友人相互赏墨、赠墨、索墨、试墨、品墨，据苏东坡诗文中记载的与他有赠墨来往的有王晋卿、黄鲁直、欧阳季默、李公择、李方叔、王禹锡、庞安、唐林夫、孙莘老、宋汉杰、王君佐等人，可见苏东坡由爱墨而相交深广。当时士大夫爱墨成风，苏东坡在《书李承晏墨》一文中记述：“近时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苏东坡以墨癖著称，也亲自造墨，不断改进造墨的方法，提高制墨的质量。他深研油烟墨制造，并研究调油烟之法。而且采用高丽墨，碎之，“杂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剂之为握子，殊可用”。苏东坡在放逐海南儋州期间，身居蛮荒之地，闲暇有余，得以悉心制墨。他曾著文《记海南作墨》：“己卯腊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大发，几烧屋，救灭，遂罢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著书用。乃以遗人，所不知者何人也。余松明一车，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纸。”可见造墨成为谪居海南的苏东坡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苏东坡以善墨为世人称道，更为制墨匠人所心仪，有制墨者潘衡，自言得东坡造墨秘法，人趋相买其墨。苏东坡以墨结缘，影响了一代制墨之风。

宋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的文人群体，士大夫担任政府各级官员，他们在文化取向上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他们不仅是文房用品和其他工艺品的使用者，而且还是鉴赏者和设计者。苏东坡与他同代的士大夫精于鉴赏文玩，对笔、墨、纸、砚的制作工艺提出精益求精的要求，旁及鉴识和制作琴、砚屏、叠山、笔格、水滴等工艺品，具有传世的经验之谈。受文风熏陶的宋代工匠，在制作文玩等工艺品时，不仅有技术上的标准，而且有文化上的标准，造就了宋代工艺品的文气。

中国艺术在盛唐形成了丰盛圆熟的风格，经过中晚唐和五代，宋代文人的美学观念有新的发展变化，在艺术表现方面不再把形似作为至高的标准。一些士大夫受禅学的影响，认为形与色皆空，在艺术上强调顿悟。宋代文人的形意观念反映到绘画上，有文同的墨竹、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反映到赏石上，有苏东坡、赵希鹄的品石，更有米芾如痴地拜石；宋瓷的器

形简洁而典雅，抽象装饰多样而纯熟。刻意雕琢的艺术品，被认为粉妆浓饰，流于凡俗。有宋一代，文人纵逸，工艺天然，造物入化。如纵横捭阖，言宋代文人之意趣神会，促工艺美术幻变出新，今天我们要站在宏观的高度上，重新认识宋代工艺美术史。但要进行这一有兴味却又有难度的研究课题，是需要有合适的人去潜心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在我辅导过的设计艺术学博士研究生中，苏梅是以绘画见长的，她大学本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又在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得美术学硕士学位，打下了中国绘画史学的理论基础。她专攻花鸟、山水，走兼工带写的绘画路子，画面虚实相生，风格疏淡清雅，颇有宋画韵致。以苏梅的绘画实践与理论修养而言，恰是研究“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关系”这一课题的合适人选。史学研究多以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干，而“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关系”的课题，是要做横向的综合性研究，相对来说，工艺美术史的横向研究比较薄弱，可参照的著作也相对较少。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资料，犹如散珠分散在资料的海洋中，有时读完一本古籍只能找到很少的有用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汇总后，要进行分类整理，工作量是较大的。沉静是做学问人的一种品质，苏梅历时四年，锲而不舍地对这个课题进行持续的研究，搭建论文框架，查阅了大量资料，写出近三十万字的初稿，与我进行了长达数天的讨论，决定突出要点，删繁就简，一下删去五万多字。宋人的艺术格外讲究空灵，常留有活眼，在空白处做文章。苏梅秉承这一理念，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一有难度而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并且成书出版。

过去的美术史著作很多是以时代风格、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主要内容的，以小标题彰显段落的主题，像辞条组成的辞书，优点是便于背记，缺点是简单化、概念化和碎片化。苏梅的著作《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关系》，犹如横向展开的长卷画，置于宋代的社会背景中，士人阶层的出现和商业城市的出现，构成了宋代文化的特殊语境。前景是以士大夫为核心的宋代文人，他们营造着雅致的生活方式，引领着清赏风气，升华出天工与清新的审美意趣。专著中着重阐述了在文人意趣影响下产生的工艺美术品。其中特别详析了书斋中的文房工艺品，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把握住了宋代工艺品文气穿的基本点。继而铺陈了文人各种品类的清赏物，又写文人怡情于造物，赏鉴形之雅、石之纹、木之理、瓷之

质、釉之彩，这一章节读来，令人赏心悦目。然后阐释了诗书画一体在工艺美术品上的体现，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作者是行家里手，分析鞭辟入里。卷尾以几个精辟的观点作为结论：宋代文人意趣给予工艺美术深刻的影响；提升了工艺美术的审美品格；促使观赏工艺品成为独立门类。最后指出宋代文人以“文”化了工艺品，自宋代以后的工艺品可称“文质彬彬”。

苏梅撰写的这本以“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关系”为课题的专著，虽然是一部视野广阔的关于宋代工艺美术的学术著作，但也可以作为宋代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来读。全书脉络清楚，语言流畅，议论精当。不仅专业人员可以读，对宋代文化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读。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宋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散淡天然的审美取向，还能提高对宋代高雅文化的认识，提升鉴赏方面的艺术修养。同时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在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闲适成为奢侈，艺术品成为投资物，我们失去了平和淡然的心境。因此我向大家推荐苏梅的这本专著，换一个角度思考人生与艺术，少一分浮华和低俗，多一分安详与典雅。

2015年8月16日于苏州大吉斋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雅俗并举的宋代文化	(9)
第一节 士人阶层的形成与文化意义	(10)
一 重文的治国政策——士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基础	(11)
二 科举制度的改革——士人阶层形成的社会条件	(13)
三 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	(17)
四 文人士大夫引领的文化风尚	(20)
第二节 商业城市的兴起与工艺美术的繁荣	(22)
一 百业俱兴的城市商业经济	(22)
二 多元多彩的市井文化	(25)
三 技高艺精的工艺美术	(28)
第二章 宋代文人意趣的形成和清玩鉴赏风气的流行	(33)
第一节 文人意趣兴起的成因	(33)
一 文人群体对文化地位的自觉认知	(34)
二 宽裕的闲适生活提供了赏玩的条件	(35)
三 文人交友面的扩展和多元文化的吸纳	(38)
第二节 宋代文人新的形意观与艺术追求	(44)
一 “得意忘形”的审美取向	(44)
二 书画艺术的“逸格”品评	(48)
三 禅意与诗画意境的共通	(52)
四 以“意”为核心的诗书画一体的理念	(53)
五 文人对文化用品的要求从实用转向鉴赏	(64)

第三章 以书斋为依托的文房工艺品	(67)
第一节 文质彬彬的文房用具	(68)
一 材艺考究的宋笔	(73)
二 技艺精湛的宋墨	(84)
三 材质焕美的宋纸	(97)
四 文趣涌然的砚田	(107)
五 意趣盎然的文房杂件	(130)
第二节 探奇发现：文人清赏之物	(135)
一 巧夺天工的奇石摆件	(136)
二 意象万千的观赏瓷	(159)
三 体现文人品位的日常陈设	(175)
四 日臻完美的装裱刻帖	(183)
第四章 “诗书画”作为工艺美术装饰之元素	(189)
第一节 宋瓷的“诗书画”纹饰	(189)
一 以画为主的宋瓷纹饰	(190)
二 以书法诗文为主的宋瓷纹饰	(193)
第二节 仿真传神的缂丝和刺绣书画工艺品	(196)
一 诗书画与缂丝工艺品	(196)
二 诗书画与刺绣工艺品	(199)
第三节 凸显文人精神的装饰图案：“四君子”与“岁寒三友”	(201)
一 梅作为设计元素在宋代工艺美术中的运用	(201)
二 竹作为设计元素在宋代工艺美术中的运用	(220)
三 “兰、菊、松”作为设计元素在宋代 工艺美术中的运用	(224)
第五章 崇尚清润典雅的宋代工艺美术风格	(227)
第一节 质感求温润似玉	(227)
第二节 体型尚清秀儒雅	(230)
第三节 品格欲超逸出俗	(234)
第六章 宋代文人意趣对近邻与后世工艺美术的深广影响	(236)
第一节 对辽夏金工艺美术的影响	(236)
一 宋代文人意趣对辽代工艺美术的影响	(236)

二 宋代文人意趣对金工艺美术的影响	(241)
三 宋代文人意趣对西夏工艺美术的影响	(243)
第二节 对宋代同时期日本、高丽等国工艺美术的影响	(244)
第三节 对元明清工艺美术的影响	(247)
一 抽象倾向的工艺装饰	(248)
二 诗书画元素在元明清工艺美术设计中的延展	(251)
三 元明清的织绣书画	(259)
四 宋代文房清玩对元明清工艺美术的影响	(261)
五 后世对宋代造物思想的传承	(262)
六 宋代工艺美术风格对元明清的影响	(264)
结 论	(267)
一 宋代文人意趣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创作	(267)
二 宋代文人意趣提升了工艺美术的审美品格	(268)
三 使观赏工艺品从实用品中脱颖而出	(268)
四 以“文”化之的艺术表现成为中国 工艺美术的重要特色	(269)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83)

绪 论

中国文化是一种含蓄的文化，尤其是在艺术领域，追求意象之美，从尚“意”艺术兴盛的角度来说，宋代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时代，宋代是尚“意”艺术兴起，并开始不断向各个领域渗透的时代。纵观中国文化史，陈寅恪先生评价宋代文化时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两宋之世。”^① 邓广铭先生也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② 两宋绵延三百多年，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辉煌的文明成果，关于此，王国维先生有这样的论断：“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③ 就宋代文化总体衡量，他们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宋代社会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法国著名宋史专家巴拉兹先生也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钱穆先生论道：“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④ 其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学术思想、文化意识诸方面皆具独特的

①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② 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第137—144页。

③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0页。

④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北中华丛书编书委员会1974年版，第2页。

品格,呈现出与宋前社会不同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最高,文人的影响力最大,出现了文人诗书画理论的融会贯通,以及文人画的兴起,这本身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研究点。且在查阅大量资料之后发现,确实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从宋代苏轼的“士人画”的提出到董其昌的文人画研究,到20世纪初陈衡恪《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以及现当代的相关研究,如林木的《论文人画》、中央美院顿子斌的博士论文《文人画的书法化倾向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杨孝鸿的学位论文《中国文人画史上的四大坐标》等。

然而,宋代兴起的文人画只是文人审美取向的一个层面,还不足以代表整个时代的风尚,这促使我思考能否尝试从“形而上”之文人意识形态与“形而下”之器物二者之间的关系切入,探讨它们之间会有怎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初涉设计史论与美术考古学习之时,导师便启发我能否把以前的积累与现在学习的学科结合起来做一个课题研究,这使我萌发了把传统艺术文化与中国古代设计作为艺术学科内的一个交叉研究。在不断地翻阅文献、图片和收集文物资料过程中,并在导师多次悉心指导之后,确定了本课题“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关系”。旨在找到与宋代工艺美术最贴近的时代审美因子——精神领袖文人的意趣,来阐述其对繁盛的宋代工艺美术的影响和相互作用。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到两宋时期,形成了比较完美的范式和境界,并集中地表现在陶瓷、丝织、文房用具、清玩等品类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为保持造物与文人主体审美理想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代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美学风范。宋代工艺美术充分地物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它体现和揭示的造物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造物艺术的思想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造物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生产者的设计思想;二是影响和体现造物的时代人文思想。作为艺术学科子目的工艺美术和其他学科一样,无论是在制作技术的传承,还是器物纹饰的流变、形制的变迁和延续方面,都和相应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背景、社会生活因素、文人乃至民间匠人的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并存的宋代,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大夫们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在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的基础上,审美需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皇家、士大夫和工匠的共同推动下,宋代工艺美术出现了一些创造性的突破。其间,作为精神领袖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工艺造物的人文思想、审美意趣等方面的引领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具体主要反映在宋代文房器物的形制、纹饰、色彩等方面。并且出现了大量文人把玩和陈设的工艺品,这是宋以前从未有过的艺术设计现象,非常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去探究,这也是本人选取这一课题的原因所在。

对于宋代文人对工艺美术方面的参与、著述和研究,多散见于当时的笔记、书铭、诗文等历史文献中,且多为针对某一具体门类或实物进行论述,对于上升到时代高度,以精神领袖文人士大夫阶层对整个工艺美术的影响方面,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与品评,在历史文献资料中无处可寻。

纵观宋代相关史料,并不缺乏对设计艺术的论述,涵盖了屋舍、园林、器用等多方面。此时期,在重文尚理和科学技术影响下诞生了《营造法式》、《梦溪笔谈》等著作,对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总结。与此同时,士大夫阶层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积极地对造物作出品评,如苏易简《文房四谱》、杜绾《云林石谱》、米芾《砚史》、赵希鹄《洞天清录》、徽宗朝御制《艮岳记》等,书中都对造物设计有所论述。而本书将试着尊重历史,尽可能还原宋代文人的生活环境,从文人自身的价值取向、生活情趣、审美思想等方面入手,将零星散落于各种文献史料中的有关信息收集起来,加以梳理,并结合后人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考古发掘资料,以期对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设计之间的关系,做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

艺术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和人文学科研究一样,都需要一个长期的研究传统作为它的根基。近年来,国家对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视,为认识和研究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设计提供了契机,本书重视文献史料、图片资料、实物资料的搜集整理,力图从综合性的学术视角出发,以人文学科、艺术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支撑,尽力理清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境界,以及宋代工艺美术的特色,建构起宋代文人意趣对工艺美术影响的研究框架。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寻找来自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源流与立足的根基,使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如一泓有源之水,长流不息,以传统艺术文化所积累的经典艺术元素和审美风格为文化源泉,来给

养现代设计的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余英时先生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法附丽。”^①现代艺术设计的“现代性”离不开传统文化品位的滋养,与缔造经典文化艺术的文人士大夫有无法割舍的关系。行文中努力理清宋代文人意趣对宋及周边和后代工艺美术的渗透和影响,展现出当时文人对宋代工艺美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文人与工艺美术之间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发展状况,以期建立一个较为宽泛的跨学科的艺术研究基础。

宋代文人意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现象,是体现文人的一种生活情趣、审美取向和思想境界。其有别于唐代文人的生活状态,这是由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和统治阶层治国政策的改变决定的。唐、宋之间社会文化制度的诸多转变为宋代文人意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宋代文人意趣不仅特指体现在文人自觉之后的人性回归和释放,如形而上方面的诗书画“得意忘形”之风格,以及尚逸的文学艺术观念。也包括体现文人士大夫整个生活的状态和氛围,追求在畅情适意中工作、学习、生活,于是乎,赏鉴古物、把玩雅器、焚香插花、品茶论道、琴棋书画都成为宋代文人意趣的主要内容。此外,宋代文人意趣还包括文人身体力行地参与造物,制作自己感兴趣之物,如笔墨纸砚、供石、砚屏、砚山等。

本书的工艺美术是指大的工艺美术概念,它包括日常器物、文房器具、室内陈设品、工艺赏玩品和叠石造园等,特别是与文人有关的工艺门类。

宋代工艺美术出现了向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一是结合实用的生活用品;二是专供欣赏的工艺品。它们作为在不同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生长发展起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种工艺文化形态,有着不同的功用目的和美学特征。结合实用的生活用品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以及各阶层人们生活的需要;专供欣赏的工艺品则是迎合宫廷贵族和文人阶层的趣味和需要,因而侧重于显示审美意蕴和追求观赏把玩价值。尤其是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是心灵与物质的交融统一,主张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注重工艺造物活动的整体有机性,力求协调地理、天趣、材质、

^①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页。

技术诸因素间的关系。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上限,即从北宋纪年公元960年开始,至南宋结束1279年止。在此年限的基础上,略论及周边地区和后世受到宋代文人意趣影响的工艺美术。

学术史提供的研究一般规律是由最初若干个生长点而渐及全面,对于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的研究亦不出此通则。目前,对于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的全面性研究还很少,但古今涉及这方面的论述和与之相关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相关的研究多关注于其中的某一门类或种类,综合性的则少之又少。

由于雕版印刷、造纸技术的发展,加之尚文重理的影响,宋代保存有古籍文献、地方志、笔记小说等卷帙浩繁的文史资料,关于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的内容就散落其间。比较集中体现此时期相关内容的古籍文献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叶梦得《避暑录话》、晁补之《鸡肋集》、陈槱《负暄野录》、何薳《春渚纪闻》、周密《云烟过眼录》,最具影响力文人典籍有欧阳修《文忠集》、苏轼《苏东坡全集》、黄庭坚《山谷集》、蔡襄《蔡忠惠集》、文同《丹渊集》等,沈括的《梦溪笔谈》堪称百科全书,所及门类比较全面。书画类的有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米芾《画史》与《书史》、北宋御制《宣和画谱》、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邓椿《画继》、郭熙《林泉高致》、刘道醇《宋朝名画评》等,关于诗书画品评的有邵子《击壤集》、葛胜仲《丹阳集》、曾几《茶山集》等。欧阳修的《集古录》是一部品古赏鉴的著作,此外,与文人关系最密切的文房用具是宋代文人研究的一个重点,如米芾《砚史》、苏易简《文房四谱》、洪适《歙砚说》、唐庚《古砚铭序》、晁贯之《墨经》、何薳《墨记》等,还有许多关于文房的资料散记于宋代各类文献之中。杜绾的《云林石谱》是一部专门研究石头的著作,由此可窥出宋代文人对天然意象美的关注程度。陶穀《清异录》中有关于黑釉茶盏的论述,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有宋代瓷器的研究。南宋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是宋代木刻版画画谱的孤本,这本画谱是文人意趣与木刻工艺技术共同缔造的结晶。赵希鹄的《洞天清录》则比较全面的文人用具和赏玩器物门类的归总,共有十个种类被一一列举品论与赏鉴,可以看作宋代文人从主观的角度对宋代及宋之前的工艺美术品鉴的总结。

除了以上宋代的文献资料的罗列，还有前代唐张怀瓘《文字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是与宋代文人意趣较为贴近的思想前源。元陶宗仪《辍耕录》，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与《南北宗论》、屠隆《考盘余事》、陈继儒《妮古录》、文震亨《长物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曹昭《格古要论》，清蓝浦《景德镇陶录》、佚名《南窑笔记》、李宗孔（一说潘永因）《宋稗类钞》、钱杜《松壶画忆》、李斗《扬州画舫录》、宋荦《墨论》、朱琰《陶说》、唐秉钧《文房肆考》、钱泳《履园丛话》、李渔《闲情偶寄》、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等，都有对宋代的书画、文房、陶瓷、把玩陈设品等方面的记载和论述。此外，宋代文人笔记、书信、题跋等文献中也有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材料，它们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信息及“证闻”“补遗”“纠误”的史料价值，是重要的佐证材料。从上面的文献内容看，它们的侧重点基本放在文人书斋中的工作场和把玩之物上，以及宋代工艺美术中最具代表性的陶瓷等方面。

在当今学术界，对中国古代艺术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文人书画艺术之间的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霍然的《宋代美学思潮》、徐复观的《宋代文人画论》、石叔明的《苏东坡画论》、尚可的《独出心眼——由米芾的个性谈他的绘画及其理论思想》、林柏亭的《宋人花鸟画》、程杰的《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等，在宋代美学和文人文学艺术方面论述得深入细致。在张建军的《中国古代绘画的观念视野》一书中，有专门关于文人画的溯源，论及了“逸”观念流变与意义辨析，“诗画一律”之“意”的观念和解读，以及“逸”与“意”的承传关系，给本书写作以较大的启发。

李福顺编著的《苏轼与书画文献集》是苏轼书画文献研究方面最新最全的资料，此书对古籍资料的整理，给本书以查阅的便利。在宋瓷研究方面相对比较多：著作方面，孔六庆的《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史》；文章方面，如霁玄的《宋代陶瓷造型纹饰的设计源流》、《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宋代陶瓷中的剔刻纹饰与陶模印花》、林淑心的《谈宋瓷的艺术风格》等，从不同角度来论述宋瓷装饰、工艺和风格。此外，孙敦秀的《文房四宝手册》、吴战垒的《鉴识古砚》、杜泉艺的《米芾的紫金研

究》、盖瑞忠的《唐宋时代的漆工艺》、于望德的《释宋影青》、尹良莹的《宋代缂丝刺绣在艺坛上之贡献》、陈擎光的《宋代的合香与香具》、侯乃慧的《试论宋徽宗汴京艮岳的造园成就》与《宋代园林理念初探》、张婉真的《北宋园林与文人生活——有关中国文化传播的思考》等，这些著作和文章的研究内容，基本上是从宋代工艺美术的某一个门类或工艺种类出发。然而立足于宋代整个时代的高度，从文人阶层的整个生活情趣、工作场景、审美思想出发，来对工艺美术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没有见于著述。扬之水的《古诗文名物新证》《综朝采蓝》相对来说论述的宋代工艺美术门类较多，且取点较具体，论证细致，是具体研究的汇编。

此外，张朋川先生的《晋唐宋装饰艺术中的抽象倾向》、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的《美术史与观念史》、钱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在写作的思路和方法上，给予笔者的帮助很大，而宿白的《白沙宋墓》，以及《考古》《文物》《故宫月刊》等杂志的相关文章给笔者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图像资料和基本的研究方法。

再有关于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的研究，在文学方面，有从题画诗角度进行的研究；在教育史方面，有从现存最早美术教育课本角度进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某个大的课题下进行的子课题研究。近年并有德国的彼得·魏德哈格（Peter Wiedehege）先生写的《中国宋代画家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博士论文，在他这部400多页的博士论文中，除了梅花（Meihua）的汉语拼音之外，把梅花全部译成 Aprikosenbluete（杏花）。因为外国没有梅，所以没有对应字，梅花的译名在西方显得十分混乱，这也反证了梅花原产于中国。他的考证工作很细，至于其研究的内容和成果还未有机会拜读。本书则是从其工艺美术与文人意趣的关系角度来进行分析，以期考证文人对梅花的挚爱赏玩与宋代工艺美术高度发展的不期而遇，从而成就了《梅花喜神谱》的诞生。

宗白华先生在谈到美学研究时，强调应该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①那么，我们在涉及跨学科的研究时，则应该从更加宽广的领域和角度来研究，方可能得到一个较全面的结论。

^①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371页。